

續資治通鑑

金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宋

二十九

起建炎已酉凡一年

直

宋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
孝皇帝三

甲申

建炎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 河北制置使
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
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
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
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乞致仕 甲申以路允
迪簽書樞密院事 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駐京

西連巨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丙午金粘沒喝圍徐州知州事王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張遇戰死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由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朔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射

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卽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李陵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九
二
丞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煙焰燭
天陵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 癸丑帝如杭
州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
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
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
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
浩爲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
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江
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
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

卽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三千
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遣閤門侯倏
劉俊民使金軍詔錄用張邦昌親屬仍命俊民持邦
昌貽金人約和書橐以行 壬戌金婁室陷晉寧軍
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
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
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
察使謚忠壯 帝至杭州駐蹕卽州治爲宮下詔罪
已來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
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

續通志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六
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
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
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
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
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
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
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
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
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
後又悔是爲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戊辰金

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
州 已巳黃潛善汪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聯疏求
退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
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
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
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居位
日淺論者或未減其罪云 以葉夢得張徵爲尚書
左右丞 贈陳東歐陽徹官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
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三
月庚辰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

浚駐平江 葉夢得罷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先
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渡船每
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奇兵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
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
見淵督之淵始悔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制下
諸將籍籍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以呂頤浩爲江東
安撫制置使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自負世將以
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
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
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

浙觀潮供帳遊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
猶敢爾邪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
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
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癸
未以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
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
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
梟淵首於行闕分捕內侍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
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
吳湛排門引傅等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止爲天

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傳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等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澤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澤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

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卽於樓下腰斬履嚙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擇斬之編管藍珪於遠州帝諭傳等歸營傳等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

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疆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甲申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傳

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勇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以張徵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爲御營使提舉一行事務張浚爲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又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尚書左丞加傳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藉矣

傳等欲挾帝幸微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改元
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
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
之時傅令張浚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
浚知其僞拒而不受軍士洶洶浚諭之曰當詣張侍
郎決之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浚語故相持
而泣且諭浚以將起兵問罪浚泣拜曰此須侍郎濟
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
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墜
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

人寓書於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
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
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
勵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叅
議官馮轡請行浚遣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
正劉正彥遣轡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
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所部詣行在
俊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浚驟回人
情震驚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
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

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給傳曰不若遣之使近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近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抗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願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逃之咨以大計願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旣而劉光世兵亦至矣卯浚乃草檄聲

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遊擊顧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並同簽樞院事丁未浚顧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盜

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剽劫楚泗間金以劉豫知東平府時京東諸郡多陷於金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訛里朶還屯滨州粘沒喝歸至東平命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初金人破徐州王復死之都虞侯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夏四月戊申朔帝復位召張浚知樞密院事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乘馬還

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炎紀年以苗傅爲
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越四日太后撒簾 呂頤
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
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
可監也進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
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
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
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
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挺突
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
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
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頤浩浚入城世忠手
執王世脩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
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
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
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
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
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
時希孟皆貶 癸丑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徵路允
迪盧益免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

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俱免未幾復落職居張徵于衡州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昉為尚書右丞鄭穀簽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丁巳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

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行如違並行軍法 庚申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省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以李昉為參知政事 丁卯帝如江寧為建康府冊魏國公粵為皇太子 盜薛慶據高郵有眾數萬浚恐其滋

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
留撫其衆或傳浚被執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
十日浚還帝驚嘆趣就職 金人陷鄜坊州未幾又
陷鞏州 五月戊寅朔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
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
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
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
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
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
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

江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
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
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
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 里朶自青州還燕山帝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如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
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
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
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
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
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

劔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韓世忠言賊擁精兵
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
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苗傅
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
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
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於世忠世忠
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楊進居鳴臯山北京西安撫使翟興與子琮帥鄉兵
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興邀擊於魯山進中流
矢死餘衆數萬悉潰去河南平 六月己酉大霖雨

陞口願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
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
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
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
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
石成於蔡京今安石尚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
時政之缺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
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裁難之遠
圖三曰無緩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
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

則思二帝母后窮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若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慄慄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丁卯右司諫袁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道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 己亥

粘沒喝訛里朶旣還元木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遂陷磁密州又陷興仁府 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秋七月丁亥元懿太子專卒 戊子鄭穀卒 以王綯叅知政事周墜同簽書樞密院事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范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壬辰瓊自洪州入朝悻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

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背甲而來因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帟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浚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旣誅張浚乃發建康 辛卯升杭州爲臨安府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爲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爲臨安府將定都焉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淮荆湖扈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 壬寅命李邴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數皆隸焉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杜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命同知樞密院事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

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名存而已 盜郭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量取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

蚕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蚕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八月庚戌李昫罷以劉珣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陝西節度使王庶罷以王似代之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前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爲使金師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

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俾諭此意 閏月己丑以呂頤浩杜充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

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於外 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辛卯乃以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瓚隸之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 考功員外郎

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
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
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
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壬子金人陷南京知府陵
唐佐被執劉豫因使爲守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
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泄豫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
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 癸丑周望守平江謀報金
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詔韓世忠守圖山福山
望爲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以張守同簽書

樞密院事

杜充嚴旨劉光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

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以屏
蔽之 丙辰直龍圖閣張邵使金見撻懶命邵拜邵

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
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
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
於祚山砦 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
殺之故知真定府李邈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
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搥擊其口猶吮
血嘆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

人爲之流涕事聞謚曰忠壯 冬十月兀朮分兵一
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帝至臨安七日復
如越州 郭仲威降於周墾 辛卯李成殺知泗州
耿堅據其城舉兵擾淮北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
州未幾成復陷滁州殺安撫向子伋及諸官屬 戊
戌張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
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
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
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
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鎰銖不可加獨
榷貨尚存贏餘而貪淫認爲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
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
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卽舊撲買坊場所置局釀設官
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
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
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
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
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
寄旬搞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
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賞不可計而貲財常

有餘 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江西州軍多陷兀朮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掠光州擊破張用軍聞太后在南昌遣劉遂攻陷黃州知州趙令晟不屈被殺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泊城下光世遂引兵趨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趨洪州十一月壬子滕康劉珏聞金兵至奉太后

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猷棄洪州走金人遂陷臨江軍洪撫袁三州亦陷太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珏皆遁兵衛不滿百自萬安陸行如虔州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鬪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於城下后稍得安旣而金人陷吉州還屠洪州 盜劉忠初聚兵於東京自蘄州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州事孫知微被執不屈忠

怒齧而食之。帝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堰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若爲避狄之計。遂復召百司，庚午回越州。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懃歛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

之鏖戰者。加周墾同知樞密院事，仍守平江。以范宗尹叅知政事，趙鼎爲御史中丞。二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

無爲軍王善迎降遂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充始
遣都統制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瓚以軍先遁淬敗
死諸軍皆潰充兵亦散辛未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
光戶部尚書李杲迎降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嚴
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還營居長蘆寺兀朮遣
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
建康與杲邦光率官屬迓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
楊邦乂獨不肯屈滕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
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
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爲人久之乃得仕 帝聞

杜充敗謂曰順浩曰事迫矣若何順浩遂進航海之
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江浙熱必不能
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
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張浚承制以程千秋
爲京西制置使軍襄陽千秋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
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爲仲所敗
千秋棄城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爲
仲所有 兀朮自建康趨虜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
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着以羸兵數百守此
吾豈能遽度哉十二月乙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

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死之兀术聞帝在明州遣阿
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次于定
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俟金使又謂張浚曰
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
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
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衛越四日
帝舟次昌國縣 江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驛
金人於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
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
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
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爲湖北捉殺使 金
人阿里蒲盧渾入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温州知府李
鄴降蒲盧渾遂濟曹娥江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浚
使統制劉保與戰而敗楊沂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
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
千人金使來召人至砦計事浚使小校往金人與語
欲入越州請降浚拒之戒將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
野多以輕舟伏弩門關自守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終

氏 夷 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宋紀三十

起建炎庚戌盡紹興辛亥十月凡一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
孝皇帝四

建炎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 丁巳陝

州知州事李彥仙在陝蒐軍實增埤濬隍益為戰守
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
室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
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於張浚
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十以

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旣而食盡告急於浚浚檄曲端以徑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咱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先是月朔日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於兀朮兀朮遣兵與阿里蒲盧渾復攻明州

張俊懼帥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已未金師入城屠其民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乘勝破昌國縣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却之金人引還帝發章安如溫州泊於港口御史張延壽論滕康劉珏不能憂國使太后涉險爲敵人追迫遂免金以韓侂先爲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初河北盜鄺瓊相州人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金人入寇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爲主瓊因誘衆勤王行收兵北渡淮有

衆萬餘至和州爲金當海所敗遂率衆降於劉世忠
二月甲戌詔以瓊爲楚州安撫使以盧益李回權知三
省樞密院事 金人旣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
遂陷潭州將吏王暕劉价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
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丁亥金兀朮
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
四京皆沒於金 金人去潭州群盜大起鼎州人鍾
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中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
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 丙申金游騎至平江周

聖奔太湖知府湯東野棄城遁元朮入城縱火焚掠
死者五十萬人得脫者十一二元朮遂入常州鎮江
府 三月甲寅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奉
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
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
永思等奉迎於虔州 戊辰孔彥舟獲鍾相送行在
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於龍陽 初韓世忠退保江
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
唐老怒罵不從遇害方縱兵陷廣德軍 夏四月張
浚引兵入衛聞金軍退乃還 戊寅金婁室旣陷陝

遂長驅入關由端遣吳玠拒於彭原而擁兵邠州爲
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撤离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
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
爲援大罵之由是二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全軍
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金人退帝將西還召羣
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
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
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溫州癸未至越州下詔親征巡
幸浙西尋升越州爲紹興府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
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

之及兀朮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
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
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
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
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
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
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
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旣墜復跳而免詰
諸獲者則兀朮也旣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
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兀朮之婿

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浙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舫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鵲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孛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海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縵貫大鉤授徒者明日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槌一縵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舡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

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
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
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
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
亦不敢復渡江矣 呂頤浩免初御營使本以行幸
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
頤浩在位尤顯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
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
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
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

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
挫沮之言臣誠堅卧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
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
爲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爲中丞諭之
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
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术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留守司
統制牛皋潛軍邀擊敗之於寶豐之宋村 五月甲
辰以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守叅知政
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兀术旣濟江金人在建康者
大肆焚掠執李悅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悅

道死邦光歸於劉豫壬子岳飛邀擊金人於靜安鎮
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
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乙
卯王綯罷 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
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於
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
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善制帝善之乙丑
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孟
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
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
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
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
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
寧順昌府蔡州軍俱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
襲然李成薛慶輩起於羣盜翟興劉位上豪李彥先
等皆潰將旣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
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爲辰沅靖
州郭仲威爲真楊鎮撫使 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
命撤廢屋城下然火他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
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

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 甲戌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

滁濠鎮撫使劉位爲盜所殺 張浚雖重用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

浚不以爲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圍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丙戌戚方降於張浚 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出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監其軍張浚遣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秋七月乙卯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於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徙北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麵等獻二帝始知帝卽位之實 秋七月庚申以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諸將討戚方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於張浚浚還盛言飛可用乃以爲通泰鎮撫知泰州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 辛酉建人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之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爲所敗賊勢滋甚統制李捧捕之官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

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八月辛未朔以謝克家參知政事 隆禧

太后至越州 庚辰承州鎮撫使薛慶與金人戰於

揚州敗死 盧益罷 戊戌范宗尹念鄉國被禍請

赦桑仲罪而授以官從之以爲襄鄧隨鄆鎮撫使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商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

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於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

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戊申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

廷聞之凡爲仕於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光黃鎮撫使吳玠棄城走以李成兼領光黃楚州被圍久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注河扼不得進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卽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丙辰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

餘城始陷立爲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仇視金人所俘磔以示衆未嘗獻誠也事聞贈本國節度使謚忠烈 癸未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燕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路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間與佯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不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晝堂引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墜見塵起遂驚屯諸將皆潰敵乘而進關陝大驚冬十月庚午浚駐邠州督戰旣敗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

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淮揚鎮撫使李彥先引兵救楚州不及敗死 辛未金人縱秦檜還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棗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京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今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

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旣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丁亥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 淮寧鎮撫使馮長寧叛附劉豫 十一月甲辰趙鼎罷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爲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曰如此使

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謫於天下後世也

丁未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 金人復陷涇原諸

州軍遂取渭州鎮戎軍環慶叛將慕有復引金兵陷

環慶 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

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

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旣陷均房遂

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王彥舊部曲

也以甲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

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

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

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

斬丁巳卽勒兵趨長沙半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

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

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爲金均

房州鎮撫使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

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

或請徙治夔州叅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

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

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入而吾假處夔峽遂

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

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
 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
 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
 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
 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
 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
 請遣吳玠聚兵阨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弭
 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儻賈世
 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
 必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甲午金人掠熙河副總管

劉惟輔擊敗之殺五十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
 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為金人所執
 捽以去惟輔曰死大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
 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
 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金婁室卒 帝在河朔親見
 閭閻之苦嘗念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破家及
 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
 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
 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
 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三十一
十四
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金人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鞬鞞諸國以易馬蓋旣立僞齊以舊河爲界恐陷虜者逃歸豫地故爾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沒喝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於途粘沒喝見其多恐或生變聚三千餘人坑之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 戊申以張俊

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俊爲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 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辛亥謝克家罷 二月辛巳以秦檜叅知政事 三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淮之間遂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俊牒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

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
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
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
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
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
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
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
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遂復
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

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
江而去因呼俊爲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
處羣盜皆遁 金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
州自是涇源熙河三路皆爲金有 武功大夫張榮本
梁山漑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降時嘗借
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
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捷懶在泰
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
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
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

淳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捷懶收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於朝遂以榮知秦州金人破福津躁同谷以迫興州張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子羽趨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夏四月庚辰隆祐皇太后孟氏崩金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粘沒喝以耶律余覲遼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余覲使攻大石於漠北曷董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曷董

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癸卯作大宋中興玉寶劉光世復楚州丙午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六月壬午擢昭慈獻烈皇后於會稽縣之上皇村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

陵 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劉豫置招受司於宿州誘宋逋逃 秋七月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民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其上應襲封者以德昭玄孫令活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范宗尹免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為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為政多移屢為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為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張浚既敗於富平乃思曲端言召之還稍

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言其指斥乘輿八月丁卯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燬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伯彥復

禡新職戊寅守亦引疾辭去 以李回叅知政事富

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丁亥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

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

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

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王宗沐曰羈旅之

貳而敵人輕朝廷也秦檜携妻遠奔負擔未弛左右

已有疑之者而遽使之居朝列而與國論猶以為非

而乃信其浮誕之詞遽畀僕射之任攫取柱石旁視

無人嗟乎檜果有策入不以告其君謂為忠臣乎寢

有如檜者謂有二策則復處以尚書僕射乎是不勝

官也政本大地以一言可獵取有策而不詰無效而

不罪是不勝欺也計檜之姦欺人白日不過欲得居

爾頗似鄭注呂用之之流而游酢以為似荀文若何

其謬也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

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

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

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

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

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

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癸丑以呂頤

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入

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江淮

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

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間而南

英雄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除爲害不細帝深然之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立垂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卽以命藻長星見詔求直言冬十一月乙丑李回罷邵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已巳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家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

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庚午以孟庾叅知政事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言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會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會折合

先期至陣化山索戰玠命諸將堅守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癸酉兀朮會諸將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神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剝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時命張俊屯婺州右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遣關子付婺州召商人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於權貨務請錢願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宋紀三十一

起紹興辛亥十一月盡紹興甲寅九月九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

孝皇帝五

十一月辛未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孟度為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温台路入閩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富直柔罷初盜曹成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即擁眾而南官軍悉潰十二月成大掠執子諲而

欽定

書

去 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紹興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 甲午復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聞范汝爲入建州曰

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

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

死斬其二弟岳吉以狗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

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

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

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

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

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計江西湖廣諸盜 丙午帝

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二月庚午以李綱爲湖廣宣

撫使 丁丑分降盜崔增邵青趙延壽徐文等所部

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

許調遣 帝初御講殿自南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

復之 三月桑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

兵爲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

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

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爲

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

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劉豫將遷汴以河南鎮撫使翟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其子琮嗣職事 夏四月庚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爲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曹成陷賀州 戊子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

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燮楊沂中等皆隸焉帝常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庚寅劉

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

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南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盜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步卒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

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金以粘沒喝為都元帥兀朮副之五月辛酉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常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

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謏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國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裨牧九州以待王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

朝奉大夫子儻之子伯琮入宮命張捷好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即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丙子呂頤浩至常州前將軍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化府事 韓世忠旣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浜數十里群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

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辛丑以李橫爲

襄郢鎮撫使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

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翟汝文罷汝文雖爲檜所薦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

案相詬目檜爲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孔彥舟

暴橫不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降劉豫

帝初卽位召胡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

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

十一篇其言以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擇地

必先設險分士必先制國制國必先恤民夫國之有

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

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

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

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

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上尚志如何耳尚

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

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

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

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

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

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常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日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秋八月戊戌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注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專用張

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二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旣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旣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旣成大非君

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
卧家不出願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
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
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
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
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
一止林待聘婁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
官臺省爲之一空 甲寅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
諸軍事 秦檜免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

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
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常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
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
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
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
檜留之不報遂求去呂願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
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
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
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
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

士院恭密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密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彗星見赦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基張欽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旣被留久之粘沒喝使

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盡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上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决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

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
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
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
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 乙丑以朱勝非爲尚書右
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張浚在關陝三年
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
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
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
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
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 丙

戍以王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餘覲謀反伏

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禁私酤

遣官給享于

温州

十一月甲戌李綱至潭州時湖湘之間流民

潰卒羣聚爲盜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

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旣死劇盜王關董貴祁守

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

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虜陝華州

軍馬

十二月甲午李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

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

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

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
提舉崇福宮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
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共經制繫省封椿等
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二
故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民患 甲辰張浚聞王似
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
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
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頤河蘭廓經畧使關師
古兵復熙鞏

紹興二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 甲子李橫

舉兵屢敗劉豫及金兵復頴昌府詔以橫爲襄陽府
鄧隨郢州鎮撫使 庚辰詔春秋望祭諸陵 金人

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
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峴仙人關以綴吳玠
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散離喝自
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
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二月辛卯金人長驅
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
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
黃旗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

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二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

問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千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州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耶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

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還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矣 辛亥以席益叅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 三月甲子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穎昌復陷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 楊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王燮會兵討太太又名麼蓋楚人謂年少者爲麼云 水軍都統制徐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辛亥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五月壬戌潘致堯使金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丁卯遣韓肖胄及胡松年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不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

不拜豫不能屈 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
唐辰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仍禁諸路
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
黜陟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
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岳飛平之六月己酉飛
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
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
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蒲黎明遣死士疾馳
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
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

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
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祀之及入
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己未
復置博學宏詞科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程琮不能
孤立八月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樗與駙馬
劉文彥告二帝謀歸金人按問無狀樗等被誅 呂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
今兵有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
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
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

願廢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
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
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願浩連章待罪
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
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柄殿中
侍御史常同論願浩過惡九月戊午遂罷為鎮南節
度使提舉洞霄宮願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
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
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願浩不能用 時
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

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
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乙亥以先世為江東
淮西宣撫使屯池州韓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
鎮江王燮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岳飛為江南西路
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
成遂陷京西六郡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
至洋州以和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
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制劉
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

都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膺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紹興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 巳卯韓肖

胄與朱勝非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癸未席益罷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鈇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脩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

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元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軍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

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蕤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戊午以趙鼎叅知政事 壬戌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 張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閬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乙丑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

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
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爲川
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夏四月甲
午關師古及金人戰于熙河拔金寨數十金人大衄
慕洎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脫身降金 五
月庚戌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
順流而下李成旣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
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
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
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
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
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
賊不涉此江 癸丑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
實錄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
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謗誣
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
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
脩神宗哲宗實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亦
著其後論詆誣罪追貶章惇爲昭化節度使蔡卞爲
單州團練副使冲祖禹之子也 秋七月戊申以胡

松年簽書樞密院事朱勝非薦之也 岳飛至郢僞
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
死飛至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
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
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
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
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
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
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皐復徐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
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

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
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僞人心
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
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地甚厚臣
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
議自是興矣 八月庚辰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
川陝荆襄諸軍事徐俯旣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
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爲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
督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
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所抑乃上疏

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

皆老弱所賫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目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 乙未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沒喝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王燮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柝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

王瓌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
 之年少者 九月庚午朱勝非罷先是勝非以母喪
 去位詔起復之會又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
 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魏在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
 持服乃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多然
 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此少之 金主晟與粘沒喝議
 南侵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
 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
 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
 于金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

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
 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癸酉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
 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以沈與求叅知
 政事





馬

